

「[11111]」

邢小利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陈忠实

画传

邢小利 著

图书代号 SK16N062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陈忠实画传 / 邢小利著. —2 版.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6.7

ISBN 978-7-5613-8558-6

I. ①陈… II. ①邢… III. ①陈忠实 (1942—2016) —传记—画册 IV. ①K825.6-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50387 号

CHENZHONGSHI HUAZHUAN

陈 忠 实 画 传

邢小利 著

责任编辑 张旭升 梁 菲

责任校对 梁 菲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印 刷 中煤地西安地图制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 × 1020 mm 1/16

印 张 13.25

插 页 2

字 数 150 千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8558-6

定 价 35.0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 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9) 85307864 85303629 传真: (029) 85303879

目 录

1	西蒋村
7	不要耽搁了自己的行程
13	爱上了文学
17	“神童”的启示
21	文学道路上的第二个导师
26	小学民请教师
29	“处女作”的诞生
34	“半个艺术品”修复了文学神经
41	《接班以后》一炮打响
47	《无畏》之畏
55	《信任》获奖，重拾信心
64	在灞桥文化馆的日子
73	“剥离”与“寻找”
84	蛰居乡村的写作生活
95	生命的警钟
100	“寻根”与“挖祖坟”
108	“作家”与“书记”之选
117	“咋叫咱把事弄成了！”
125	《白鹿原》的出版
136	持续二十年的火与热
150	主席之位
162	原下的日子
180	最后的日子
188	送别
192	附录一 陈忠实年表
196	附录二 陈忠实著作年表

西蒋村

1942年8月3日，陈忠实出生于灞河南岸、白鹿原北坡下的西蒋村。这一天是农历的六月二十二日，在五行中属火。陈忠实后来说，他的生命中缺水，不知与这个火命有无关系。他母亲说，陈忠实落地的时辰是三伏天的午时。落地后不过半个时辰全身就起了痱子，从头顶到每一根脚趾头，都覆盖着一层密密麻麻的热痱子。只有两片嘴唇例外，但却爆起苞谷粒大的燎泡。整整一个夏天，他身上的热痱子一茬儿尚未完全干壳，新的一茬儿又迫不及待地冒了出来，褪掉的干皮每天都可以撕下小半碗。2006年9月23日陈忠实在其散文《回家折枣》中说，曾有一个乡村“半迷儿”的卦人给他算过命，说他是木命，而他自小受喜欢栽树的父亲的影响，也喜欢栽树，也许就是应了木命之说。这一年的属相是马。



1960年，母亲贺小霞、哥哥陈忠德、妹妹陈新芳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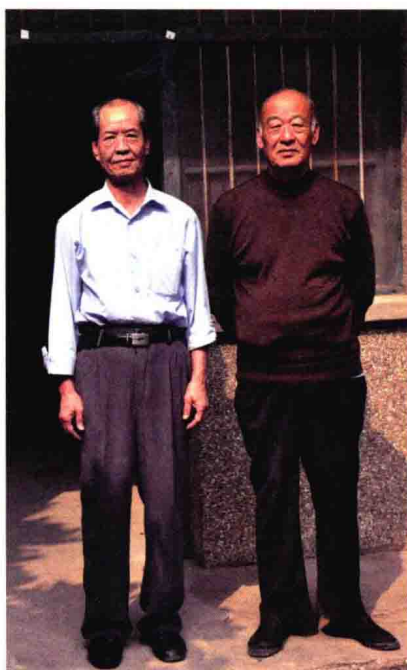
西蒋村如今隶属于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席王街道办（新中国成立后先后隶属于毛西乡、毛西公社、霸陵乡），是一个很小的村子。村以“蒋”名，如今却没有一户姓蒋的人。陈忠实介绍说，西蒋村、东蒋村和位于白鹿原半坡上的史家坡这三个自然村，相距很近。据作为内部资料印行的1989年版《陕西省西安市灞桥



西蒋村祖居老屋门前

《区地名志》介绍，咸宁、长安两县续志载，东、西蒋村原来是一个村，1936年，蒋村分为东、西二村。居东者名东蒋村，居西者名西蒋村。西蒋村当时有58户人家，263人，耕地403亩（26.87公顷）。

据陈忠实的哥哥陈忠德介绍，陈姓祖先应该是在清朝嘉庆年间或嘉庆前从别处迁移而来的。何处迁来，难以查考。陈忠德回忆说，当年西蒋村的东边和西边各有两个小庙，“文革”中“破四旧”时被拆毁，庙里供奉的佛像也未能幸免。拆庙毁佛时他在现场看热闹，看到一尊泥胎佛像身子中间是一根木棍，木棍外边绑着稻草，稻草上面再糊泥，这样泥塑的佛像结实。他说他记得很清楚，棍子上还绑着一本老皇历，他当时把那本老皇历还拿回家了，翻看时记得其中有一页画



2010年，西蒋村老屋，与哥哥陈忠德



西蒋村祖居老屋前院

有红色标记，他认为那个红色标记应该就是建庙的吉日。可惜这本皇历后来不知去向。他还记得，佛像胸前有护心镜，护心镜是一个嘉庆元宝。由此判断，村中建庙之年当在嘉庆年间。村子建庙，应该是村子初成规模之时。据祖传的说法，西蒋村陈氏家族的祖先迁移到这个村子后，曾给后代起名字排辈分，一共起了十个字，现在这十个字已经用完。陈忠德说他们现在只能记得后六个字的辈分，依次是国、嘉、步、广、忠、永。“永”字辈的都是解放后出生的。十个字就是十辈，一辈的岁数差距按大致二十年算，十辈人也就是二百年的样子。算起来，从清朝嘉庆年间至今，也就是二百年多一点，时间大致能对上。因此推断，陈氏家族居于此地或者说西蒋村的历史大致也就是二百年。

从现在可考的历史看，西蒋村的陈家是一个世代农耕之家。除了“耕”之外，陈家还重视另外一个家之脉，这就是“读”。耕读传家，这是中国人也是乡村文化最基本的价值信念。

陈忠实的曾祖父陈嘉谟，曾是私塾先生。其人个子很高，腰杆儿总是挺得又端又直。他从村子里走过去，那些在街巷里在门楼下袒胸露怀给孩



西蒋村老家居室

子喂奶的女人，全都吓得跑回自家，或就近躲进村人的院门里头去了。

陈忠实的祖父陈步盈，也做过私塾先生。陈步盈这一辈有兄弟三人，分属两支，是堂兄弟。陈步盈为一支，单传；到陈忠实的父亲陈广禄，仍是一个，单传。另一支“步”字辈的是两个亲兄弟。他们是陈忠实的祖父辈。其中老大去世早，陈忠实没有见过面，老大有两个儿子，“广”字辈，是陈忠实的叔父。老二在分家时住于陈家祖屋的上房和门房之间的西边的厦屋，陈忠实这一茬孙子称其为厦屋爷。厦屋爷有两个儿子，据说都属于不安分守己种庄稼过日子的人，跟着一个外来人走了，后来一前一后各回来过一次又走了，此后再无消息，于是就把老大的小儿子过继给了厦屋爷。这个小儿子是个孝子，他把厦屋爷从厦屋搬到了上房的西屋。陈忠实稍长，有了一些辨识能力的时候，他看到的厦屋爷已经出进于上房的西屋了。陈忠实对爷爷辈的人唯一见过面还有印象的，就是这个厦屋爷。但是这个厦屋爷也在陈忠实八九岁时就去世了。这个厦屋爷与孙子辈关系不太亲密，

陈忠实对他的印象模糊而陌生，唯一的印象，是他手里总捏着一根超长的旱烟杆儿，抽烟时需要伸直一只胳膊，才能把燃烧的火纸够到装满烟末子的旱烟锅上。直到快四十年后，陈忠实在创作《白鹿原》的过程中，要写差不多就是祖父那一辈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的时候，鬼使神差似的，恍惚中听到了厦屋爷在夜深时的呻唤声，那一声重一声轻的呻唤声，在刹那间唤醒了他沉眠已久的某些记忆。这当然是后话。



陈忠实父亲陈广禄

陈忠实祖居的老屋坐落在白鹿原北麓，坐南朝北，面向灞河和骊山南麓。陈氏家族应该在陈忠实曾祖父陈嘉谟那一代就确定了分家的格局，陈忠实的祖父陈步盈和父亲陈广禄在同辈兄弟中居长，东为上，陈广禄便继承了上房的东屋和中院东边的厦屋。上房的东屋和西屋之间是一间明室，作为两家共有的通道，而东屋和西屋是窗户对着窗户门对着门，其间的距离不过三大步四小步。陈忠实家的两间厦屋用土坯隔开，南边的做厨房，北边的做牛圈。陈忠实一家人住在上房的东屋。这是陈忠实出生后至成年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家庭院落格局。

陈忠实出生的时候，他的祖父陈步盈已经过世。在《家之脉》中，陈忠实回忆过他祖父留下的遗物，那是当过先生的爷爷用毛笔抄写的一堆书。祖父的遗物实际上也是一份遗产，遗产中最为珍贵的，应该是它包含着一些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文化信念，这也就是他父亲所说的，“当先生先得写好字，字是人的门脸”；也包含了一些源远流长的文化信息，这需要陈忠实在后来的日子里长久地去体悟。

陈忠实的父亲陈广禄生于1906年，是一个地道

的农民。但他会打算盘，也能提起毛笔写字，还能读小说、剧本乃至《明史》这样的书，这在当时的农村，算是有些文化的人。陈忠实记述说：“父亲是一位地道的农民，比村子里的农民多了会写字会打算盘的本事，在下雨天不能下地劳作的空闲里，躺在祖屋的炕上读古典小说和秦腔戏本。他注重孩子念书学文化，他卖粮卖树卖柴，供给我和哥哥读中学，至今依然在家乡传为佳话。”（陈忠实：《家之脉（代序）》，收录于散文集《家之脉》，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陈忠实从对父亲的评价说到了家族之脉。他说，从做私塾先生的祖父到他的孙儿这五代人中，他的父亲是最艰难的——既没有了祖父那样的做私塾先生的地位和经济条件，且作为一个新中国的农民，土地和牲畜交公，也无法从中获取可能的劳动成果，可以说一无所有——但还是心强气盛，拼死也要供着两个儿子读书。父亲陈广禄耐劳、勤俭，性格耿直，这些同左邻右舍的村人并无多大差别，但是父亲坚定不移的文化信念却是陈家最可称道的东西。陈家虽然算不上是书香门第，但对文化的敬重，对子女教育的重视，耕而且读，这才是陈家几代人传承不断的脉。

陈忠实的母亲贺小霞，生于1915年8月20日，是白鹿原上的狄寨镇伍坊村人。

陈忠实上有一姐陈希文，一哥陈忠德，下有一妹陈新芳，他排行第三。

陈忠实后来在他的散文中几次提到神汉给他们家看风水禳灾的事，可以见出陈家当年的一些家庭境况。《火晶柿子》中说，20世纪50年代，他读小学时，由于家里几年来灾祸连连，一个小妹夭折，一个小弟长到四五岁也夭折，又死了一头牛，父亲陈广禄就请了一位神汉到家里检查风水，神汉从前院审视到后院，让把后屋和厦房过道间的一棵火晶柿子树砍掉。他父亲读过古代演义类小说，不用神汉解释，便悟出其中玄机，“柿”谐音“事”，就去掉了柿树。

父亲陈广禄是地道的农民，他当年对陈忠实的要求也很实际。“要我念点书，识得字儿，算得数儿不叫人哄了就行了，他劝我做个农民，回乡务庄稼，他觉得由我来继续以农为本的家业是最合适的。开始我听信父亲的话，后来就觉得可笑了，让我挖一辈子土粪而只求一碗饱饭，我的一生的年华就算虚度了。”（陈忠实：《忠诚的朋友》，收录于散文集《生命之雨》，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10页）

陈忠实不愿意过那种“只求温饱而无理想追求的猪一样的生活”，不愿意虚度年华做一个碌碌无为的人，但他的一生应该如何度过，西蒋村还不能告诉他。

不要耽搁了自己的行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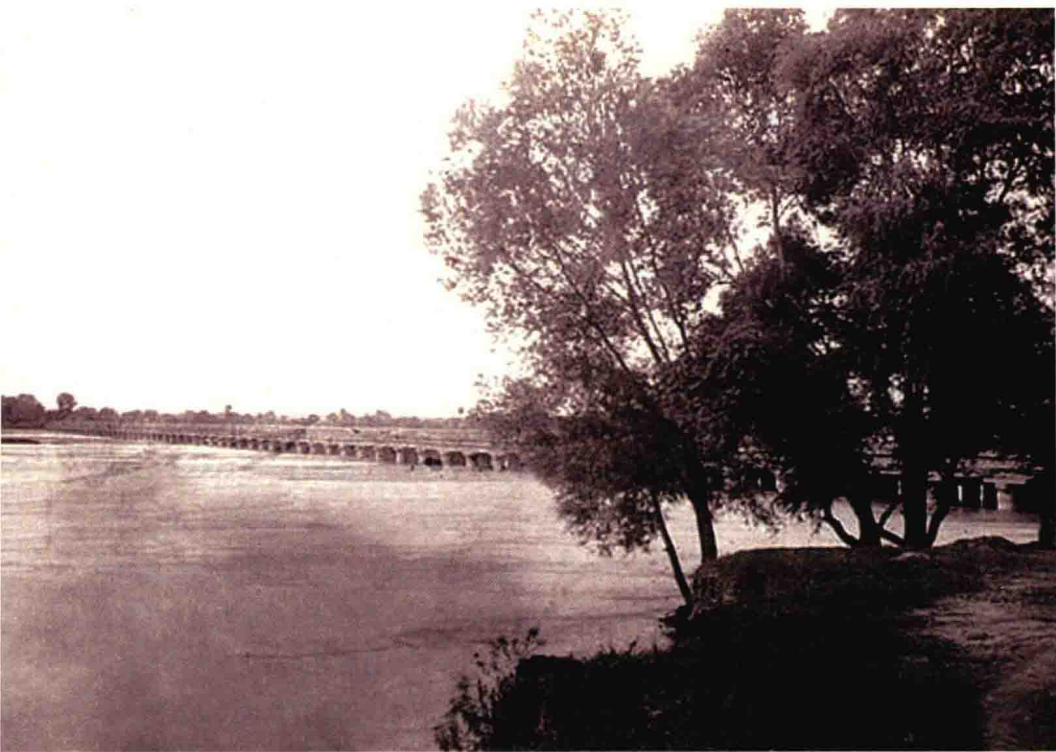
1949年5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西安。

1950年春天，陈忠实8岁，开始在本村（西蒋村）上小学。西蒋村小学当时是一个四年制的初级小学，春季入学。

许多年后，陈忠实还清楚地记得，1950年春节过后的一天晚上，在他家那盏祖传的清油灯下，父亲把一支毛笔和一沓黄色仿纸交到他的手里，说：“你明日早起去上学。”他拔掉竹筒笔帽儿，里边是一撮黑里透黄的动物毛做成的笔头。父亲又说：“你跟你哥伙用一只砚台。”

毛笔，仿纸，砚台，这是传统的书写用具，应该还有一个墨锭的。今人已经很少用墨锭了，都是买瓶装的墨汁来用，所以也不一定用砚台。陈忠实当年上学，所用的还是传统的笔、墨、纸、砚。当然，家里境况贫寒，纸不是正经的宣纸，只能是仿纸。所谓仿纸，就是儿童练习写毛笔字用的纸，有的上面印有格子，也叫仿格或仿格纸。砚也只能与兄长伙着用个。

一个读书人一定要写得一手好字，而且是毛笔字。陈忠实后来回忆说，他记得他们家木楼上有一只破旧的大木箱，里面乱扔着一堆书。他看着那些发黄的纸和一行行栗子大的字问父亲：“是你读过的书吗？”父亲说是他读过的，随后又加重语气解释说：“那是你爷爷用毛笔抄写的。”这使幼小的陈忠实大为惊讶，他原以为这些书和字是石印的，想不到竟是爷爷用毛笔亲手写的，而且，这些毛笔字居然会写得和他课本上的字一样规矩。看着他一脸的惊异，父亲教导他说：“你爷爷是先生，当先生先得写好字，字是人的门脸。”陈忠实出生之前，爷爷已经谢世，但会写一手好字的爷爷和爷爷写的一手好字，却让他由心底产生了崇拜。父亲的毛笔字写得虽然比不上爷爷，但也会写字。每到大年三十的后晌，村人三三两两夹着一卷红纸走进院来，请父亲给他们写春联。父亲磨墨、裁纸，为乡亲写好一副一副新春对联，然后摊在明厅地上晾干。在一旁瞅着那些大字不识一个的村人兴致



旧时的灞河与灞桥

勃勃地围观父亲在那里挥舞笔墨，陈忠实隐隐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自豪。

人生忧患识字始，人生起步写字始。陈忠实的一生，都与写字分不开，他和写字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2年，陈忠实10岁。春季和夏季，他在西蒋村读三年级。这一年，学校由春季入学改为秋季入学，西蒋村初级小学规定，学习好的学生进入高一年级，差的留一级。陈忠实在班上是学习好的学生，到了秋季，就直接进了四年级。

1953年夏季，他在本村的四年制初级小学毕业。本来应该到离西蒋村最近的东李村上五至六年级的高级小学，但那一年东李村小学还是春季入学的学制，没有秋季生，他只好与三个同学一起到灞河对岸的蓝田县华胥镇油坊街报考那里的高级小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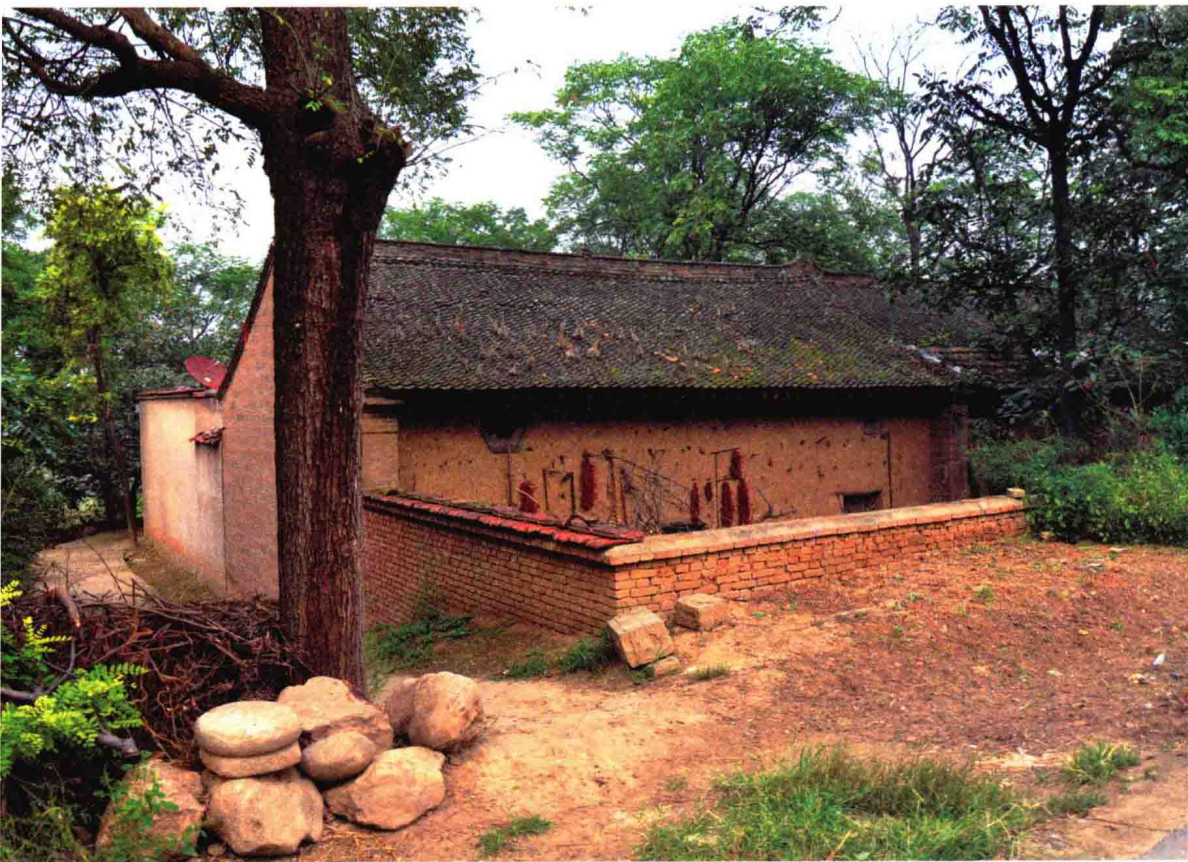
考上这所高级小学之后，陈忠实除了认真刻苦学习功课，也好奇爱

玩。他第一次摸了篮球，打了篮球。油坊街距华胥冢遗址所在地孟家崖村不过一里（五百米），陈忠实班上有孟家崖村的同学，但那个时候，陈忠实还没有听过华胥氏的传说，倒是听过不远处的小小的娲氏庄，就是女娲抟土造人的地方。抟土造人的神话令陈忠实好奇，于是有一天晚饭后他和同学就跑到娲氏庄，寻找女娲抟泥和炼石的遗痕，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现。

1955年，陈忠实高级小学毕业了。6月份，他到位于灞桥区的西安市第十四初中考区参加升初中的考试。40多岁的班主任杜老师带领着他们二十多个同学，徒步到距家约十五公里的历史名镇灞桥投考中学。这是他第一次出门远行。他是这批同学中年龄最小、个头最矮的一个。他穿的是平常穿的旧布鞋，长长的砂石路把鞋底磨烂磨透了，脚后跟磨出红色的肉丝，淌着血，血渗湿了鞋底和鞋帮。他渐渐地落在了队伍的后面。大家倒退回来，鼓励他跟上队伍，然而关爱和激励并不能减轻他脚底的痛楚，他不愿讲明鞋底磨烂的事，怕穿胶鞋的同学嘲笑自己的穷酸。他不愿在任何人面前哭穷。他又落在了队伍的后面。光脚磨在砂石路上，疼痛难忍，他先后用树叶、布巾和课本来塞鞋底，都无济于事。他几乎绝望了，脚跟的疼痛逐渐加剧，以至每一抬足都会心惊肉跳，走进考场的最后一丝勇气终于断灭了。就在灰心转念的时候，他听到了一声火车汽笛的嘶鸣，接着看到了一列呼啸奔驰过来的火车。打算停下来的脚步与飞驰的火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天哪！这世界上有那么多人坐着火车跑哩，根本不用双腿走路！一时间，一股神力突起，他愤怒了，心中只有一个信念：人不能永远穿着没后底的破布鞋走路！于是，他拔腿而起，在离学校还有约一公里的地方，终于追赶上了老师和同学。

这次赶考的经历，给了他深刻的生命启示。此后，每当他遇到人生重大挫折的时候，在他意念惶惑的时候，甚至在他企图放弃生命的时候，那一声汽笛的嘶鸣就会在他生命深处响起，他知道，那是远方的召唤，于是就咬着牙挺了过去。他明白并坚信一个道理，这就是：无论“生命历程中遇到怎样的挫折怎样的委屈怎样的龌龊，不要动摇也不必辩解，走你认定了的路吧！”“任何动摇包括辩解，都会耗费心力耗费时间耗费生命，不要耽搁了自己的行程。”（陈忠实：《汽笛·布鞋·红腰带》，收录于《告别白鸽》，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8页）

当年上油坊街高级小学，他和同村的同学是三个考上两个；这一次升初中，两人中只有他一人考上。学校是西安市第三十六中学，校址在韩森寨。由于三十六中的初中部当时还在修建之中，他初一第一学期是在大东门外鸡市拐索罗巷的一个教堂上的课。这里距家路途遥远，约二十五公里，他只好在学校寄宿。每到星期天的下午，他背上母亲给他准备



西蒋村人家

的一个星期的干馍——多是粗粮馍，从西蒋村走到鸡市拐索罗巷。上一个星期的课，到了星期六的下午，他又走回家去。他在学校每天的伙食，基本上是开水泡干馍。家中境况好的时候，父亲会一个礼拜给他两毛钱，让他买点咸菜或者辣子酱。星期天回家，吃上母亲擀的面，就是最好的伙食了。

1955年的西安大东门外，特别是鸡市拐索罗巷一带，还是一片荒凉，晚上经常有狼出没。到了冬天，天寒地冻，他仍然要在家与学校之间徒步往返。一个礼拜五的晚上，一场大雪骤然而至，足足下了一尺多厚。第二天上课，他心里一直发慌，这样的天气，怎么回家去背馍呢？熬煎到最后一节课上完，他走出教室，猛然看见父亲披一头一身的雪，迎着他走了过来，肩头扛着一口袋

馍馍，笑吟吟地对他说：“我给你把干粮送来了，这个星期你不要回家了，你走不动，雪太厚了……”

西蒋村地处灞河南岸，土地丰饶。父亲陈广禄是个地地道道农民，种庄稼是一把好手，吃苦耐劳，但是日子还是过得异常紧迫，家境异常贫寒。虽是农民，他的眼光却长远，陈忠德和陈忠实两个儿子，他一个不落地供着上学。没有别的门路，只有勒紧裤腰带，拼命向土地索取。同时供着两个中学生，办法有两个，一个是卖粮，一个是卖树。那年头粮食太少，因此主要还是卖树。卖粮是尽量让自家少吃，卖树是拼着命向外开掘。陈广禄从青年时代起，就喜欢栽树。他在自家那四五块河滩地头的灌渠沿上，栽着纯一色的小叶杨树。这种树生长快，变钱也就快。陈广禄把有限的土地充分利用，树种得很稠密，不足一步就是一棵。两个儿子上学的费用一分钱也少不得，所以，他卖树不能等到哪棵树成材了才卖，一切依买家的需要而定，粗树当檩卖，细树做椽卖。当时一根一丈五尺长（约五米）的椽子能卖一元五角，一丈长（约三米）的椽子价位在八毛到一块之间。树卖了，陈广禄紧接着还要把树根刨挖出来，指头粗细的毛根也不舍弃，劈成小块晒干，然后挑到集上去卖，一百斤劈柴最高能卖一块五毛钱。陈忠实和哥哥陈忠德的课本、作业本、班费、班上大家合购的理发工具费，以及陈忠德的菜票、陈忠实的开水费等，都得指靠这个卖树的钱。由于没有其他来项的钱，短短三四年时间，滩地上的小叶杨树就被砍伐一空，地下的树根也被掏挖干净。

1955年底，农村实行合作化，土地归集体。父亲无地可种树，当然也无树根可刨了。

“钱的来路断咧！树卖完了——”初中一年级只上了一个学期，寒假，大年初一晚上，父亲无奈地对陈忠实这样说。他期望儿子能够理解。“你得休一年学。”父亲对他说这个话，显然思谋已久。“一年。”父亲再次强调，显然说这个话还是感到很艰难。父亲的谋划是，让陈忠德先上完初中，如果能考上个师范学校或技校，学费就会由国家出，压力缓解之后再供陈忠实上学。陈忠实虽然也有委屈，但他理解父亲的难处，便答应了。

春季开学后，陈忠实到学校申请休学一年。他到教务处开休学证书时，一位年轻的女老师对这个好学生因贫穷休学充满了同情，但又很无奈，送他走出校门，眼含热泪嘱他明年一定记着来复学。

休学后，陈忠实在家里看妹妹，经常背着妹妹在村子里闲转。有一天，乡政府的书记骑着自行车到村子来兴办合作社，他跟着看热闹。书记看到这个抱着孩子的少年，很以为怪，当他是痴呆儿，就问他为什么不上学。他说休学了。问他为什么休学，他不说话。书记就



“错过一年……而今你总算熬出点名堂了……”——父亲弥留之际的话已经铭刻在成为作家的陈忠实心头

问村上的人，村上人说，这娃学得好，但是家里穷，他父亲供不起学，休学了。书记立即发了火：新社会还让贫农的孩子失学，实在是本乡的耻辱。书记说，一定得上学。书记走后就跟学校校长联系，让学校免除陈忠实的一切学杂费，保证这个少年复学。结果，学校让他复了学，每个月还给他六元钱的助学金。

这样，陈忠实实际上只休学了半年，也就是一个学期。到了秋天，他就又到学校上课了。但是因为他初中一年级第二学期的课程没有学，只能插班到初中一年级，从初中一年级的第一学期从头学起。这样，他虽然休学了一个学期，实际上还是耽误了整整一年。因了这一年的耽误，他后来的命运也随之而改变了。

爱上了文学

人是具有精神的动物。古今中外，都有一个突出的现象，这就是，生活中有一些人，愈是贫穷，愈是追求精神生活。极度的物质贫困与极度的精神丰富，形成鲜明的反差。

陈忠实复学是从秋天开始的。这个时候，第三十六中学的初中部已经建好，他就回到韩森寨读书。依然是背馍上学，但从西蒋村到韩森寨比到索罗巷要近一些。一日三餐，还是开水泡馍，不见油腥儿，最奢侈的是买一点杂拌咸菜。穿衣更是无法讲究，从夏天到冬天，穿的单棉衣裤和鞋袜，都是母亲手工做的；只有冬来防寒的一顶棉布单帽，是现代化纺织机械制品。他在乡村读小学的时候，一来年纪小，二来大家都是乡村学生，对于穿戴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如今到城里读书，整天面对那些穿着艳丽而别致的城市学生，反差太大，他不能视而不见，也无法不自卑。这种由心理自卑引起的心理压抑，比难以下咽的粗粮和薄不御寒的补丁衣服更让敏感的少年陈忠实难以忍受。

痛苦了一阵子，陈忠实终于明白，自己抵御贫寒和自卑的唯一手段，只能是学习。物质上不能与人比，但学习可以走在前头。学习再沉重他不怕，最怕学校组织的集体活动，因为这些活动有不少是需要花钱的，如看电影、看话剧等。他没有钱，衣衫褴褛，特别不愿在公众场合亮相。因此，每当集体活动，特别是要花钱的集体活动，他往往喜欢一个人留在宿舍，留在教室，自己读自己的书，或者到大操场上熬过那些让人心酸的时光。

生活艰窘，但少年人的精神是饱满的。在这种处处使人感到困窘的生活里，陈忠实喜欢上了文学。现实是灰色的，有时是令人痛苦的，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升华，往往是美好的。沉浸于文学的审美之中，有时可以淡化或忘记痛苦。文学作品是基于现实世界但却是在现实世界之上建构的一个艺术世界，是一个精神的世界。因此，人生痛苦的生存体验在审美过程中有时也会升华，升华为丰盈的精神财富，从而使人在精神上能够超越无奈的现实。

1957年，陈忠实15岁。这一年的秋天，他开始读初中二年级第一学期。这一学期开始，中学语文课进行改革，分为文学和汉语两种课程。汉语讲一些干巴巴的语法之类，他很厌烦；文学课本收录了古今中外一些诗、词、散文和小说的名篇，富于形象、情感和美，他最为喜欢，也最喜欢学。陈忠实说：“在文学课本里，那些反映当代农村生活的作品，唤